

高爾基

費里

華莎·席列茲諾娃

改編本



華莎·席列茲諾娃

—
改編本



人

物

蘇子

華莎·布利索芙娜·席列茲諾娃——四十二歲，看上去要年青些。

謝爾蓋·彼得洛維契·席列茲諾夫——六十歲，曾任船長，以前在黑海航行，後來服務於內河輪船。

普羅霍爾·布利索維契·赫拉波夫——五十七歲，華莎底兄長。

娜達莉亞——十八歲

柳德米拉——十六歲

} 華莎底女兒。

拉謝爾——媳婦，將近三十歲。

安娜·奧諾辛珂娃——三十餘歲，華莎底書記，也是她底心腹。

梅爾尼可夫——地方法院推事。

葉夫金尼——他底兒子。

戈里·克洛特基赫——華莎底航運事業管事。

莉莎

普莉亞

女傭。

比亞吉爾金——二十七至三十歲。以前當過軍人，現在是內河輪船的船員。生着一頭粗硬而又濃厚的頭髮，好像是一頂戴在頭上的無邊帽子，小心地修剃過的鬍子。

第一幕

蘇子



位處房屋角上的一間大房間。在這裏，華莎度過了十年，並且每天大部分時光，都在這房間裏消磨掉的。一張大寫字檯，它前面，是一把輕便的安樂椅，椅子裏有一隻硬墊；一隻保險箱，壁上掛着一幅著上鮮明顏色的伏爾加河上流和中流——從利平斯克到喀山——的大地圖。地圖下方，一隻寬大的長沙發，上面鋪有毛毯，以及堆着幾隻靠墊。房間中央，放有一張橢圓形的桌子，幾把高背椅。通向陽台，有兩扇玻璃門，因可以望到花園，另外有兩個窗，也能望見花園。那下面是一張很大的皮面安樂椅，窗檯上放着幾盆牽牛花。兩個窗之間靠牆的地面上，是一隻木桶，裏面栽着一株月桂樹。一隻小擱架上放着一隻古斯拉夫式的銀壺，和幾隻舊式的鍍金杯子。沙發旁邊，有一道門可以通到寢室去。寫字檯對方，另有一道門，可以通到另外的房間。

早晨。三月末的陽光愉快地通過門窗的玻璃，直射到房間裏面。大體上，這房間是寬大、明朗、而愉快的。

華莎和克洛特基赫進來。

華莎 一千普特^①重，三盧布半——計算起來一普特還不到半哥比克。當然，這對於客貨兩運的輪船公司裏的腳夫，是太少了——他們至少要把貨物拖上二十多沙申^②。他們一天一夜，平均祇能賺到一盧布，但是他們要吃很多東西，又是非吃肉不能生活的。你必須對這事情注意一下，在報紙上發表一篇文章，找一個人和腳夫們去談一下。這樣的人，你找得到嗎？

克洛特基赫 （高興地）唔，當然可以找到的！

華莎 很好！一定要壓一下那些大的輪船公司。至於我們底生意，範圍既小，貨物也是輕便的，我們有自己底水手，會把貨物從船上搬到碼頭上去的，也難得雇腳夫，你說是不是？

克洛特基赫 那可完全不是這樣的。一千普特給水手兩個盧布，也太少。

華莎 憑什麼我要給多呢？這便要你去安排了，高加索麥叩利◎公司和旁的幾家大

公司把工錢提高到了二千普特五個盧布，那末，我們底船生意就要興隆起來了；這樣，我們也可以加一些給水手的。對不對！要請你原諒，我想要把你的計劃，否決掉呢。

克洛特基赫 （做了一個苦臉）華莎·布利索芙娜，您不知道……

華莎 你現在可以去找一找陶器匠呀、小磨坊的老闆呀、所有那些小手藝人說說，讓給他們一點兒折扣，那麼，他們就會把貨物交給我們裝運的。這總可以辦到的罷……

克洛特基赫 （帶着點驕傲的神色）我們去年結束得很好，紅利是很可觀的！

華莎 這算什麼，你老是好呀好的？我們必須弄得更好才行，要不然的話，老祇在

① ЛУА 重量名稱，一普特一六·三八〇公斤，約四十磅。現已廢止。

② Сажен 尺度名稱，一沙申約合我國八市尺弱。

③ Mercury (Mercurius) 羅馬宗教、神話中，商業、幸福、旅行者之神。相等於希臘宗教、神話中之商神赫爾美斯 (Hermes)。

「好」上面，會要活得不耐煩的。你請便罷——我事情很忙！

克洛特基默然地行了一個禮，出去。

華莎
(傾聽)阿紐泰！

安娜進來。

華莎 你來把這個抄一遍，要快。戈里可曾嘮叨些什麼話？

安娜 是的，他好像很不高興呢。

華莎 他說了些什麼？

安娜 我沒有聽清楚。好像是說着保守主義呀什麼的。

華莎 當然的了。你知道，他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呀！社會主義對於他，就跟上帝對於普羅霍爾一樣！老是做着禱告，但是靈魂上並不相信。你別去聽他的胡扯……

昨兒晚上，你們談了些什麼？

安娜 他對我說：德國的社會主義者，現在和他們底皇上合作起來了。

華莎 當心他用他底社會主義，把你底肚子弄大。

安娜 那裏，我可沒有那末傻。他追求的，是你底大小姐娜達莉亞！

華莎 我知道，噫，可是娜特卡也不傻。

安娜 同時，他也在追求柳德米拉……

華莎 囉，他底一張嘴巴，同時能吃幾種東西嗎？

電話鈴聲響了起來。

華莎 對了，我……是的，好罷……那樣，我就等着你罷。——這是房客梅爾尼可

夫。（揮着手關照安娜出去。她站在寫字檯旁邊，思考着什麼。一邊整理着文件，皺起眉心，對前面凝視。）

梅爾尼可夫 （從安娜底房間裏進來） 早安，親愛的太太。

華莎 多謝。請把門關起來罷。請坐。有什麼事？

梅爾尼可夫 有點不愉快的消息。初步調查已經完畢，現在所有一切，全都握在檢察官手裏。審問的裁判官告訴我，他已盡他所能，把案件弄得緩和些了。

華莎 我以為有了這三千盧布，他能把案子全部撤消的。

梅爾尼可夫 那是不可能的。我讀過那個老婆子的證明書。她就像懺悔那樣的，把所有的行情全都說出來了。

華莎 這麼說，便得開庭了？

梅爾尼可夫 恐怕免不了。

華莎 要判怎樣的罪呢？

梅爾尼可夫 大概——是服勞役。

華莎 這種事情，你們是怎麼說法的？

梅爾尼可夫 你是特別指那一點？

華莎 就是——和小孩子們——搞着玩。

梅爾尼可夫 雞姦幼童。

華莎 多下流的話！那麼——現在要怎麼呢？

梅爾尼可夫 檢察官會提出公訴書，把公訴通知被告，那麼，他們就會將他逮捕。

華莎 他們三個全都要被捕嗎？那個老婆子也得去嗎？

梅爾尼可夫 那是當然的。

華莎 不過，檢察官現在能不能把他們從輕開釋呢？

梅爾尼可夫 本來嘛，一個檢察官是可能這麼辦的。祇不過，那個傢伙很想做一些事業，所以就很難說了。而且，外邊還有謠言，說那批共謀的人——對於這一案件，很想搞上一手呢……

華莎 嚟嚟！那好極了，瞧着罷。我們也來搞上一手罷！你去進行一下，以一個相當的條件給那檢察官，叫他把案子緩和下去。我一定要把這個訴訟撤消，完完全全撤消，因為，我是有女兒的。

梅爾尼可夫 華莎·布利索美娜，我固然很尊重您，而且對於您的恩惠，也是非常感激的……

華莎 你少說些罷，等到我們把事情太太平平地了結之後，再說感謝。請你還是先去辦罷。

梅爾尼可夫 我，完全辦不了……我不能够……

華莎 你要記着——在這次案件上，我不怕化錢！如果成功，我會把借據退還給

你的。我還可以多加你一千五百，給你湊成五千盧布。那樣還不滿意嗎？

梅爾尼可夫 是的、不過——我仍舊……

華莎 你放勇敢一些罷！

梅爾尼可夫 最好還是您自己……

華莎 要我對那個檢察官去低頭求教，那不是太給他面子了嗎？要給錢的話，我是可以的，可是，要我對他低頭，那我可辦不到。況且——我又是一個粗心直爽的人，恐怕未必能够把這件事情辦得圓滿光滑。你今天就去，好不好。等一會就通個電話給我，通知我數目。祝你順利；怎麼樣？

梅爾尼可夫 請您讓我告辭。我立刻要上法院裏去。

華莎 那很好，快些去罷！

她閉起眼睛坐了一會。拉開寫字檯底一隻抽屜，找着什麼東西。最後，找到一隻小盒子，她注視那裏面的東西，用筆桿攪弄一下。這當兒，門外面有聲音傳揚進來。她迅忙地把盒子藏進口袋裏面。柳德米拉進來。